

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韋氏曰穆王昭王之子穆王名祭公謀父

諫曰不可

祭公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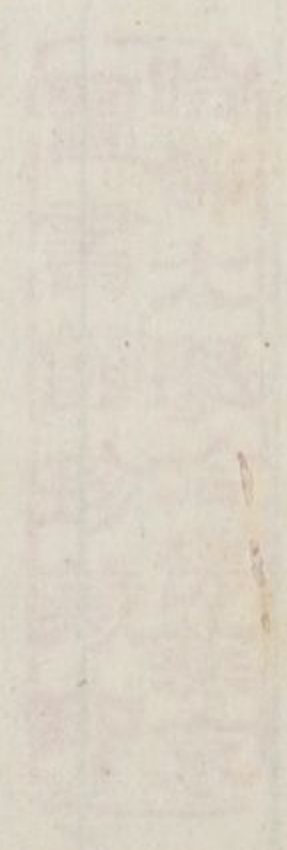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

周文公之頌曰載載干戈載櫜方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

也以文修之法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



御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

韋氏曰穆王昭王子穆王滿也犬戎西戎別名

祭公謀父

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

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鄉

也方以文修之

文禮法也

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

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
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
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郃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
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
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奕
也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
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
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
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
食也近月祀月祀於時享時享於歲貢歲貢於終
王終謂世終也朝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
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脩言言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有不貢則脩名名
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序成而
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於是乎
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也告不王謂
文詞告曉之地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
遠者卑輕也於是乎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
之兵祀也

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

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

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

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珪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頓乎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

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距也王不聽遂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韋氏曰夷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

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古術也謗

者衛巫衛國之巫也以告則殺之國人莫

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

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瞽

獻典無曰曰瞽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也矇賦無矇子曰矇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矇誦有矇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百工諫百工百工諫百工執技

五百三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四
三
楊仁

以事上諫者執執事以諫謂若庶人傳語庶人卑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賤見時得失不得達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傳以語士也規規盡其規計以告王親

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

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者艾

脩之耆艾師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

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

川所以宣地氣而出時用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

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口之宣言也善

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

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

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韋氏曰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王室其將

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

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

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

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
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
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
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
官古者大史順時視音土也陽瘳丁佐憤盈土

氣震發

瘳厚也又方言楚謂怒為瘳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

農祥晨正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日月底于天廟

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

土乃脉發

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櫛陳根

可拔耕者急發

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

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

渝變也青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

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

農事官也

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

雖去也

王其祗祓監古

反農不易

祗敬也祓齋戒夜除也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

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

五日警告有協風至警樂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

風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

饗醴淳沃也灌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

醴犧人司尊也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

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古懺反之膳夫農正陳

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音鉢一墾一

無偶以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庶

人終于千畝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

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

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

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廩于藉東南

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

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

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先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

次農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司空四之司空主道

次后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

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出太史八之太史掌達

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故次太史王則

故次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若王則

大徇夫親行農也大徇師公卿大耨獲亦如之耕時也民用莫

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昨日服其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韋氏曰獻公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

弟懿公也

王立戲

以為太子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

仲山父王

卿士食邑於樊

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按上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

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氏傳僖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氏曰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

請滑子二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

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

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傷

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管蔡邲霍魯衛

毛聃郃雍曹滕畢原鄭邠文之昭也十六國皆邦

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刑茅胙祭周公之

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

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曰常棣之華鄂

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

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

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

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

厲王之母弟李福

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於諸姬為近道近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噀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

召公歌之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與之有

子類之亂中有叔帶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

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

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

厭施功勞也有勞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狄必為患

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國語下同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

外則取禍令王外利矣韋氏曰樹其無乃階禍乎

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縉由大姒齊許申呂由

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

也由仲任密湏由伯姑鄩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

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公矢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二土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

王一舉而棄七德

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臯無以萬夫萬夫有臯在予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滅則維女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

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體也制義庶孚信也

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聚非忠不立非禮不

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與秦地

背內不與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不敬

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

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

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

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

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

中廷之左右曰位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

門屏之間曰著

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豐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摯人亦將替之大臣享

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

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胃秦人

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卻芮之字也按晉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

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與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曰在號土王曰何為福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逢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使太宰忌父帥傳氏及祝史奉犧牲王寔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焉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信也今號

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
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巫史之語
故不
全錄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韋氏曰火心星也覲見也

正十月晨見於辰侯不在疆侯候人也掌送迎司空不視

塗司空卿官澤不陂陂障川不梁流曰川野有庾

積露積也場功未畢治場未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

守之墾田若藝言其稀少猶若藝物膳宰不致餼

膳宰膳夫也掌賓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國無

客之牢禮生曰餼

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縣無施舍四甸為

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

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

節也雨畢者殺氣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

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間

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木見而草木節解木氏也謂

根朝見水潦盡竭也十日陽氣盡草木駟見而隕霜駟大駟房星也隕

之枝節皆理解也霜始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故

草木節解而備藏墮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

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儆

而畚揭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

之器具汝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

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建亥小雪

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火之初見期于司

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

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

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是

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國有郊牧國外也郊牧置

有寓望置境也境界之上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

必有茂大之囿有林地囿苑也林積所以禦災也

草以備財用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野無奧草不奪民

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

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

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

官有之秩官周常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

方賓客叩關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

則為之告卿出郊勞聘禮曰賓

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庭也宗祝執祀

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具將有事於廟則宗祀執祭祀之禮司理授館司理授館次於卿也司空視塗司空視塗險

聘禮卿致館也司徒具徒司徒役修道司空視塗司空視塗險

也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

灌水師掌水監滌灌之事者膳宰致餐熟食曰餐廩人獻餼禾米也

司馬陳芻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工人展車展省客車

補傷也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

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

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

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

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

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

從非彛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

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

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

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

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

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

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

李孫

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

韋氏曰靈王

名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

城之北東入于纏至靈王時

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

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

也太子晉諫曰不可

者不墮山

寶澤

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於高歸物於下

鍾其美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用而死有所葬

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

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

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

絲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

平單于吹鼓八平刺對

穀洛關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

王欲壅之

晉靈王太子

也蚤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

不防川

夫山土之聚也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

是以民生財

是故聚不阨崩而物有所歸

小曰阨

大曰崩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也

古之聖王唯

此之慎

昔共工棄此道也

虞于湛樂淫失

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
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各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 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禹治水 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合通四海使之同軌 故天無伏陰

伏陰夏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 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 火

無災燁燁焱起貌 天神無閼行閼行姦神淫厲之屬 民無淫

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浮濫之心 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 物無害生

蝗螟之屬不害嘉穀 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

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 賜姓曰妣氏曰

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殷盛賜姓曰妣氏曰

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 胙四

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 賜姓曰姜氏曰有

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也豐

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膂也 此一王四伯

豈絜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 唯能釐舉嘉

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

在杞鄫二國夏後也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

於申齊許其族也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

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悖慢也 故云其氏姓踣

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夫

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

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

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

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餘於民神而儀於

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

今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

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

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

乃不可乎未風而雨又擊以火式災無以不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氏曰景王周靈王之

魯昭之十八年也錢者金幣單穆公曰不可穆公

之名所以買買物通財用也古者天災降戾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

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拯民權猶度也資財也民

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

於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毋輕曰子

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毋權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

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毋而行小大利

之甚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質其貴以輕者質其賤子權毋者毋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若匱

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乏則將厚取於

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

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也未至而設之有

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其救火燎是不相入

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不患輕而重之周固

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

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

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

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

則王之斛也言征賦調均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

桔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

者之德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

被及也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夫旱麓之榛桔殖故君子得

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

既肆極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

既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穀地為

也田麻地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歛而鑄大也猶塞川原

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

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

也備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

備備災而備備災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

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民王弗聽卒鑄大錢又二十年王

將鑄無射單公諫問之州鳩州鳩亦聽然所

論者鍾律之事學者未易識獨穆公所謂耳目心

之樞機也故必聽而視正聽則聽視正則明

非鳩所謂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今財亡民罷

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

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

此樂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韋

氏謂害金害民之金謂錢及鍾也此皆名言故附

議論二 右有周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王告

石碣諫寵州吁左氏傳下同隱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杜氏曰得臣齊太子

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

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雖為莊姜子然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石碻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劉炫曰此四者所以自邪已

謂惡逆之事。愚按石碻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此

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且夫賤妨貴少陵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矜重也

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

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

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

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

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碻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讐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上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碻能誅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碻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事杜氏曰臧僖伯公子驅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

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

所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起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

李孫

李孫

李孫

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歸而飲至以數軍

禮畢整眾而還振整也旅眾也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

實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

等別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習威儀也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

器謂以飾法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

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士臣皂皂臣輿與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公曰

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

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他竟故曰遠地

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

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

不能自克之以禮也○愚按僖伯所陳皆先王之

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紀書

臧哀伯諫納郕鼎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

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以郕大鼎賂公杜氏曰郕國齊陳鄭皆有賂故遂

五音 文選卷四 楊仁

相宋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

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大路越席大

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

不精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

膝也珽帶裳幅舄若今行膝者舄復履衡紘紃綖衡維持冠者紘冠之垂者紃率鞞鞶藻率以韋為之所以籍玉

率鞞鞶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鞶厲游纓鞶紳

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纓前如索帶昭其數也尊卑各

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昭

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

比象天地四方以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

在衡鈴在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動皆有鳴聲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寘其賂器

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

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

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

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

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胡文定公曰取

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

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太廟以明示百官

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

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

知宋君弑立之惡也滅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

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晉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公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弟

王之母弟也仲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叔皆號君字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

盟之官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

患其偏盡殺之事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

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

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

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終歲祭衆神之各在此行也晉

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僖七年

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

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

之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

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

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

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

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

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

奸父之命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且夫合諸侯以即罪人

崇德也會而列茲何以示後嗣列茲用子華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茲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茲人而

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

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

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呂成公曰觀此見得管仲猶有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牛一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一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杜氏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按用人祭鬼已見於此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

公于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言

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公十年傳稱鄭伯之誑使卒出豶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

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

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

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又用諸淫昏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

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二十二年今一會而事二國之

邾人以湏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杜氏曰卑

也小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

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

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

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蠹蠹有毒而

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初曰季使過冀缺僖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杜曰白季晉臣也冀晉邑耨其妻饋也野饋曰饋餽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

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

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

絲其舉也與禹禹絲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耨及也

康誥周書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

祗敬也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文公以

李孫

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

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

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文十年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境曰今日必出逆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

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杜氏曰則法也

合法則德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

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

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掩以

賊為名賴姦之用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

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四頁半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城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

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

頭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斨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

達此即垂益禹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高辛帝譽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

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以平水即土地之官

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舉八元使亦平也

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慈兄

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

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

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

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

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

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

行窮其好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善話

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也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狠明德以

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杙謂無檇杙頑凶之貌此三

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黃帝時官名雲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胃亦貪也盈滿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謂之饗

饗貪財為饗貪食為饗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

奇檇杙饗饗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

異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

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微美也此入

常也此入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入

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

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四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

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按四凶在堯時罪惡

未著前輩論之詳矣今云堯不能去非也又是年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

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宣公元

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行父歷數莒僕之罪

五百四十五

五

五

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隔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愚既錄其文不得不論其實惡與視夫夫人姜氏之子正嫡也襄仲公公子遂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宣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

諸栗門轅車裂山也栗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公靈

子成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

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

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

如取人物於其懷而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

謂之夏州

晉伯宗論伐狄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豐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杜氏曰豐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豐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

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

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

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

夫恃才與眾亡之道迫也商紂由之故滅田用也天反

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豐舒

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三年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程氏曰僕御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

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御僕

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

臣聞師衆

以順為武

順莫敢違

軍士有死無犯為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

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楊干之僕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

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

請歸死於司寇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公跣

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羣臣絳故特為設禮食

旅會今欲顯

魏絳請和戎

襄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晉侯

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

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女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又立其弟仲

代稱號曰有窮恃其射也射善不脩民事而淫于

原獸淫放棄武羅伯困熊髡尤圉四子皆羿而用

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内内宮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内咸服詐羿猶

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

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靡奔有鬲氏靡夏

事羿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

康之子后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有窮由是

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太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

於虞人之箴虞人掌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

畫分經啓九道啓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也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武不可重重猶

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

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

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

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鑿于后

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鑿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

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氏曰悝觸皆樂師名廣車

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輶也凡兵車百

乘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

其罍磬罍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

共此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

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樂

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樂

只君子福祿攸同也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

言遠人相帥來服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

從便蕃然在左右義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之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

備乃為樂書曰居安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規正也按悼公至此志意少衰故公曰

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

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

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

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

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賞謂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失則革

之革更也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

愆過察史為書謂太史君瞽為詩瞽盲者為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卑

徑達聞君過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于市陳

也陳其貨物以百工獻藝獻其技藝故夏書曰道

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適人行官師相規官師大

正規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

也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

言○又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

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祁之宮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

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

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官也

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杜氏

謚稠昭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

四百六十七 文章正統卷四 夏文祥

卜筮也義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

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

於齊

北宮文子論威儀襄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

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杜氏曰詩邶風棣棣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

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樹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

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二旬不

降退修教而復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

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

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後園果弒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昭公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

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

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

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大或者欲逞

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

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
 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
 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
 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
 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荆山在新城鄉縣南中南在始
 平武平武功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
 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
 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
 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
 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者其許之
 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
 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
 遂請昏晉侯許之

公叔齊論魯侯不知禮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

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

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

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羅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

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

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

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課

遠啓疆論辱晉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

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

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

無不復杜氏曰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

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

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

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是使守門

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

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

求耻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覲有璋享饗也頰見也既朝聘而享見

也臣為君使執璋也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

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

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殮有陪鼎熟食為餐陪加也入有郊

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燕好之道城濮之役晉

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

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

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

寇讐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

可也若其未有君其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

諸侯而麋至麋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

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

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羊舌肸之下祁午張

趨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

也凡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

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

叔椒子羽皆韓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晉人若喪韓起楊盼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

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

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奮其武怒以

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伯華叔中行伯魏舒帥之伯

行其篋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

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

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

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

亦厚其禮按晉於是時人材之多世族之盛如此

晉始弱然則有國者培植人材護養世族正自為計耳昧者乃翦棄而摧殘之是自廢其本撤其衛也遠晉國實事故能感悟其君可為人臣言論之法

大矣哉 芋尹無宇對楚子昭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氏曰析羽為旌

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有罪亡入章華

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

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

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也

草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濱莫非王

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

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

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

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

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其衆

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

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

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

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討紂夫音

扶至死又方于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

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無赦

字

屠蒯諫晉侯

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

杜氏曰自為逆

還六月卒于戲陽

魏郡內黃

縣有戲陽城

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

請佐公使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

公許而遂酌以

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

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

樂所以聰耳

辰在

子卯謂之疾日

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

或虧何痛如之

言痛疾過於忌日

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

不聞是義而作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都大夫之嬖者

曰女為君目

將司明也

職在外視物類服以旌禮

旌表也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

物類也物有其容

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

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氣和則志充

志以定言

為志發言為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

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

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

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昭十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

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

使棄疾為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

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

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

不安位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穀城

不見殺在莊三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

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

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

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

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

居朝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

丹奔楚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宋蕭亳實殺子游

在莊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

二年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雍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君所

知也為十二年陳

蔡作亂傳

晏子諫誅祝史昭二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

丘據與裔欵杜氏曰二子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

辭賓欲殺嚚固以辭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謝來問疾之賓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
 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
 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
 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心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頹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
 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民以成其違不
 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
 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
 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
 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縣鄙之人入從其

關所征稅在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承嗣大夫布常

無藝藝法制也言徵斂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違

也違去內寵之妾肆奪于市肆放外寵之臣僭令於

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聊攝齊姑尤以西姑尤齊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論梁丘據二十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杜氏

猶梁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宰夫和之齊

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

宗能與賢者和齊

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醜嘏無言時靡有爭醜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也嘏大也言總大政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以動二體

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

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音周武

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此言九

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

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杜氏曰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

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公厚歛焉陳氏厚

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

陸

陸

陸

取雖無大德要有善說
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不失官不

滔滔慢大夫不收公利不作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

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禮義典則君令臣共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

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愚按晏子知陳氏

惟曰禮可以已之不幾於迂濶事情乎蓋禮所以

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

則雖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篡弑之

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對之異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政亦必自隳

三都始其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

正名辨分而銷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

晏子論禳彗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杜氏曰祭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也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愛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定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杜氏曰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

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留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杜氏曰檣李在定十四年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使大夫

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

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

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滅

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緡方娠逃出

自竇后婚相妻也歸于有仍后緡有生少康焉為仍

牧正甚澆能戒之戒甚毒也澆使椒求之逃奔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

除已害賴此以得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

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

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使女艾謀澆女艾少

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謀澆康臣諫

也候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遂滅過戈復禹之

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吳不如過

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

為吳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親不

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

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猶言夫後雖

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

可計日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姓言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

富而後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告諸大

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

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

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威以好

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

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焦

悴然後安受吾盪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

年穀時熟曰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

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

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逢滑論與吳哀元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

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逢滑

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

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

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

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

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草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

也使濯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

子胥諫伐齊

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

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臣曰豢

養犧牲非愛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

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

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

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

易種子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一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

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

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也為十三年

越伐吳起。按國語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

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

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

心也戚然服士以祠吾閭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

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

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

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

見其滄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
 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
 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芊尹申
 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
 也豈遽亡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
 高將狼天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餓今
 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
 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救也越人
 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
 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又
 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
 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
 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
 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
 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
 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
 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
 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
 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

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
 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
 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
 是吳命之短也員不恐稱疾辭易以見王之親為
 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
 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
 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
 於江○按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
 從而戮之不二十年吳國遂墟古
 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